

长征

全记录

长征人话长征

长征是宣言书，
长征是宣传队，
长征是播种机。

长征

ISBN 7-5376-2027-X



9 787537 620277 >

ISBN 7-5376-2027-X/1·794

长征全记录

——长征人话长征

第十册

主 编：王长龙

执行副主编：周国栋

副 主 编：顾玉清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母 爱····· | 肖新书(1) |
| 战友帮我夺回一条命····· | 谭友林(6) |
| 战胜暴风雨····· | 顿星云(13) |
| 人小志气大····· | 夏振栋(18) |
| 收容队被收容····· | 钱治安(23) |
| 一张牛皮过草地····· | 王志卿(30) |
| 钓鱼的奥秘····· | 彭绍先(33) |
| 军旗飘在我心中····· | 刘运坤(42) |
| 与死神搏斗的一夜····· | 钱治安(47) |
| 草地战友情····· | 林 茂(54) |
| 陇南凯歌····· | 杨秀山(59) |
| 六盘山下阻击战····· | 蔡 久(69) |
| 万里长征跟贺龙····· | 陈文科(77) |
| 任弼时同志率领我们长征····· | 晏福生(100) |
| 艰难的历程····· | 傅 钟(115) |
| 北上变通途····· | 杜义德(128) |
| 西征烽火····· 刘华清 | 夏云飞(140) |

迎接红二方面军·····	肖 锋(154)
打下会宁城·····	夏云飞(166)
中华精英大聚会·····	肖 华(176)
欢庆会师·····	杜义德(187)
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·····	杨尚昆(198)
会师花絮·····	霍薄陵等(207)

红军不怕远征难(长征组歌)·····	肖 华(224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长征时的组织序列·····	(232)
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之一·····	(233)
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之二·····	(235)
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之三·····	(236)
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之四·····	(237)

母 爱

育新书

草地的天气真是变化多端。午前，毒热的太阳把草晒得都抬不起头来，整个草原像扣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，热得人们喘气都困难。可是到了午后，有时却刮起刺骨的寒风，浓云遮天，雪雹齐下，于是，草原就变成白茫茫的银色世界。

这一天，我们六师侦察连还是担任收容任务。走着走着，天忽然变坏了。可是恶劣的天气并没有吓住我们，同志们侧着身，躲着寒风的正面袭击，踩着落地就化的雪前进着……

忽然，从寒风中传来了歌声，虽然时断时续，可是听来却那么幽美。奇怪呀，我们是最后边的收容队，前边的大队早走远了，这是谁在唱呢？奇妙的歌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我凝神向前看去，但是急骤而下的雪雹挡住了视线。

随着前进的脚步，歌声越来越真切了，像是宣传队

在合唱。歌声是那么激动着人们的心，使我们增加了力量。

我们终于找到了发出歌声的地方。走到跟前一看，真使人吃惊：原来是清一色的女同志。她们抬着担架，担着药箱，有的怀里还抱着娃娃，边走边唱。我想起一路上见到的女同志，她们和男同志一样生活、行军，一样忍受着饥饿和风雪的折磨，不禁从心眼儿里敬佩她们。

“同志，你们累了吧？”一个背着铁锅、怀里抱个孩子的女同志问我。

“不累！”我怎能在她面前说累呢，“可是你，前面抱着，后面背着，才真是够累的。”

“不累，不累，”接着她又说，“熬过草地就好了。”

这时，我们班的宋廷魁同志插上一句：“同志，你怎么掉队啦？后边可再没有部队啦！”

“谁掉队！”那个女同志瞪了他一眼，“要不是担架上的伤员叫慢些走，你们怎么也赶不上……”看样子她还想说什么，可是被风给噎住了。她看见伤员的腿露在被子外面，虽然铁锅那么沉重地拽着她的后背，她还是跑到担架跟前把被子给盖好。

风更大了，风雪撒着欢在草原上横冲直撞，弄得人们睁不开眼，透不过气。只见那些同志照样抬着担架，弓着身子顶着风，用力地走着。她们鞋里灌满了雪水，有的脚趾还露在外面，头发蓬乱着。但是每个人却那么坚强地迈着步子。忽然，前面一个抬担架的同志滑倒了，伤员滚在地上。背锅的那个女同志忙跑过去，把孩子一放，

把伤员扶到担架上，问：“摔得疼吗？”

伤员摇摇头。她又去扶起摔倒的那个女同志，给她拍掉身上的雪，望着她那红肿的脚脖子忙说：“我替你抬吧！”

“看你也够累了，还是我抬吧！”那女同志看她身上好像缺了什么，问，“咱们的宝宝呢？”

孩子在雪地上蹬着通红的小腿哭叫着。宋廷魁同志把他抱在怀里用自己的衣服给挡住风。妈妈跑过来要接孩子，宋廷魁同志说：“我替你抱一会儿吧。”孩子见到妈妈哭得更厉害了。妈妈温柔地向孩子笑了笑，说：“好宝宝，叫叔叔抱会儿吧，到宿营地妈再给你奶吃。”

我们都自动地帮起她们来，有的替抬担架，有的给担药箱。我接过那口大铁锅，天哪！足有三十斤重。我问：“你背这么重的锅做什么？”

“同志，不背它伤员能吃饭吗？”她说着，抹了抹睫毛上的白霜。

风雪小些了，歌声又飘扬起来。我们也随着她们唱起来了。高昂的歌声，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，给我们驱逐着疲劳。

忽然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跑到我们跟前，对带孩子的那个女同志说：“张大姐，小王晕倒了。”

我们急忙跑过去，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蓬散着头发倒在地上，直愣愣地瞪着眼，脸如同白纸，一点儿血色也没有。张大姐扶起她，忙问道：“小王！怎么样？”

小王摇摇头：“没什么，肚子饿……”她没有再往下

说。

“去拿块干粮来！”张大姐对那小女孩说。

“大姐，咱们的口粮……”

“先借些伤员的，到宿营地还！”

一会儿，那女孩拿来一块干粮给了小王。小王又把干粮推了回来：“这是……伤员……的，我……不能……”她哭起来了。

“我这有！”宋廷魁同志掏出一块干粮递给她。她望着那块干粮，半天才接过去。吃下干粮，又停了一会儿，她才勉强站起来，拄着木棍，蹒跚地跟着大家走。

我们继续向前走，宋廷魁老是逗着孩子笑。他转过头问那女同志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张秀梅。”

“孩子的爸爸在哪工作？”

“在军部当警卫员。”

“孩子几岁啦？”

“一岁半。”

宋廷魁看看孩子，瘦得可怜，身上没有多少肉，只有眼睛大大的。两只小黑手不住地抓着宋廷魁的前胸，像是要奶吃。

走在旁边的同志插上一句：“这么小的孩子怎能过草地？不饿死也得冻坏，不如给老乡还能得个活命。”

妈妈的心被这句话刺痛，从她流露出的神色可以看出，她是感到有孩子太麻烦了。每天行军，大人都饿着肚子，孩子怎能有奶吃。每到宿营地后，把孩子向地上

一放，就给伤员烧水，做饭，哪有时间照顾孩子！的确，从长征以来，有的母亲含着泪把亲生的孩子送给了老乡。张秀梅的眼圈红了，她缓慢地对我们说：“给谁呢！我们走了一个来月的草地，连个人家都没有。只要我不死，孩子就能活着出草地，将来长大了，也会给革命干点事啊！”

母爱征服了妈妈，也征服了别人。人们再没有说什么，都望着这可爱的孩子，孩子也瞪着天真的眼睛望着我们。突然，孩子又哭起来了，这哭声像几十只手抓着我们的心。大家都为这个缺奶的孩子不安。后来，在班长的倡议下，我们把口粮分给孩子的母亲一部分，对她说：“到宿营地给宝宝熬点稀的吃吧。只要有一个人活着，我们一定带孩子走出草地！”

那女同志看着手上的几块干粮，眼里含着泪花，半天才说：“谢谢你们，同志们，有了你们，我的孩子一定能走出草地！”

雪又大了，寒风抽打着人们的身子，草原风雪弥漫。我怀着无限钦佩与尊敬的心情，不时地看着那个年轻的母亲。狂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吹起了她那破旧的单薄的衣角，然而，她却始终侧着上身，迈着坚实的步子，向着风暴冲击……

编者注：

本文节选自《星火燎原》丛书之（3）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战友帮我夺回一条命

谭友林

草地气候的恶劣，是人所共知的，而红军过草地时物质条件的贫乏，更是难以想象的。要走出草地，就必须忍受这自然界与饥饿的折磨，就得付出代价。有很多红军战士没有牺牲于枪林弹雨之中，却长眠在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上。

那是一九三六年七月，我在二军团五师任政委，恰恰在部队进入草地的第二天，我得了伤寒病。开始，我还以为是感冒，也没有在意。可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体温越来越高，四肢无力，浑身酸痛，头部疼得尤其厉害。虽然同志们时常用炒面给我煮面糊糊吃，可是，我怎么也咽不下去。一天，两天过去了，最后只能喝点开水，此外，什么东西都不想吃。眼看着自己的手腕越来越细，就像两根木棒似的拖着一双筋骨暴露的手。不几天，整个人就消瘦得不成样子了。更讨厌的是，在湘鄂川黔边打仗的右臂伤口不但未见好转，反而因高烧的影响更加严

重了。每天宿营时，差不多都会挤出半茶杯脓血来。

草地的气候虽然变化很大，但是我们走了几天，也摸到了它的一点规律：上午通常是晴朗的，下午三点钟以后，风雨或冰雹就会猛然袭来。因此，我们一般是在下午三点钟以后宿营。

可是，草地的鬼天气有时也摸不准。

一天中午，草地就像掉在火炉里一样又燥又热。突然飘来一片阴云，瞬间就把整个天空盖住了。气温突然降低，大风掠过草地呼啸而来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暴雨。

我由于发烧而贪图凉爽，没有及时披上在甘孜发的牛皮斗篷，被浇得像个落汤鸡一样。没有料到，这一场风雨几乎把我埋葬在草地里。

暴风雨过去不久，部队就宿营了。同志们把我从马上扶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身上时冷时热，两条腿绵软无力，眼前金星飞进，还没有迈步，就感到天旋地转，一头扑倒在帐篷底下，昏迷过去了。

忽然，我觉得一股热气流入口腔。我用力睁开眼一看，警卫员小李两眼满含着泪花，正小心地一勺一勺地把用炒面做的汤羹向我嘴里灌。师长贺炳炎同志也蹲在一旁焦急地望着我。

这时，我感到好像该是日落的时刻了。可是，今天的夕阳怎么那么明亮呀？战士们怎么还没有卸下装具去找东西吃，或者坐下来休息休息呢？他们跑来跑去干什么？牲口驮子怎么还不放下来？

“好一点了么？老谭。”师长关切地问。

我吃力地点了点头。

“我去找担架。今天可不能让你再骑牲口了。”

“怎么刚住下来又要出发？”我思忖着。看看外边，帐篷都拆除了，有的战士已经开始行动了；再看看太阳，它又升高了，而且是那样的耀眼刺目。这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：现在已不是傍晚，而是第二天了啊！

“还是骑牲口吧。”我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不行！昨晚上卫生部长说过，一定要抬着你走。”贺炳炎同志又摸了摸我的额角说，“还是这么烫。”

从贺师长的谈话里我才知道，昨晚我一直昏迷，师卫生部长夜里赶来看过一次，并给我灌了些药。今天，还要等他来看看，然后再走。

不一会儿，师卫生部长董家龙同志来了。他蹲在我的身旁，用表试了试我的体温，又听了听心脏，然后从药包里拿出了一些药片给了警卫员小李。后来，他把贺师长拉到帐篷外边，不知低声说了些什么。

这时，部队已经踏上征途，师部的人员也都整装待发。师长找来一副担架要我躺上，可是，我怎么能坐担架呢？进入草地以后，饥饿早已把战士们折磨得瘦弱不堪，不要说抬着一个人，就是空手走路，也有不少人倒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地上。

“我不坐。”

“那怎么行呀！”师长惊异地瞪着我。

“我一个人倒下就倒下吧，绝不能叫别的同志也跟我一起倒下。”我断断续续地说。

贺炳炎同志又耐心地劝我半天，我仍旧不从。他知道我有个拗脾气，也就不再坚持了。于是，大家只好又扶我上马。

走了一程，我在昏迷中觉得臀部和尾骨随着马鞍一上一下的颠簸，像一束针扎似地疼。我知道，由于得病后身上瘦得皮包骨头，臀部已被马鞍磨破了。开始我还时常变换一下姿势，后来变换姿势也疼痛难忍了。于是，我就伏在马背上。可是右臂伤口又像火烧般地疼，伏也伏不稳。有几次，我几乎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。

“把我绑起来吧。”休息的时候，我对警卫员小李说。

开始他不肯，后来他看我生气了，才和另外两个同志用绑带把我捆在马鞍上。这样，我又昏昏沉沉走了一天。

宿营后，吃了几片药，病情仍旧没有减轻。看来这不像是感冒，很可能是一种更凶恶的疾病在纠缠着我。更糟糕的是，西药已经用完了。

后来，贺炳炎同志把我的病情报告了方面军指挥部。方面军首长派了医官杨云阶同志到我们师部，并且跟我们走了两天。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他还要负责方面军首长的健康。在他的建议下，我被抬到总指挥部。

这一切，当时我都不知道。那时，我已终日昏睡不醒。不知何时，我神智稍微清醒了，耳边突然听到阵阵叹息声，接着是一个十分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：

“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这谭娃子如果丢在草地上就可惜了。”稍停又说，“杨医官，想想办法吧，不能把他扔在

草地上。”接着，一只手抚摩着我的前额。

“是啊。”另一个人回答。

我极力睁开眼睛一看，一个魁梧的蓄着黑胡子的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和另一个稍微苍老、脸颊比较瘦削的人，蹲在我的担架旁边。

这是谁呀？我仿佛认识他们。我向那个有胡子的人看了两眼，终于从他那坚毅有力的嘴角上认出来了：贺总指挥！而那个年纪稍长的，就是杨医官。

我好像有什么委屈似的，鼻子一酸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。过去，我曾在总指挥部工作过。在贺总指挥面前，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孩子。重病之中看到他，我就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，感到十分温暖。

此后，我就随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了。方面军首长从卫生部的担架连中挑选出几个强壮的战士抬我；杨云阶同志一天数次地为我诊断，亲自煎汤药给我吃；炊事员同志为我做可口的东西。

杨云阶同志是个老中医，在红军中做医生工作已有七八个年头了。由于他医术高明，在二方面军中很有威信。那时部队流行一句话：“外科找卫生部，内科找杨医官。”可见大家对他的信任。

跟总部走了两天，不知给我灌了几服汤药，病情逐渐减轻，再不终日昏迷不醒了。

到阿坝的前两天，我们在草地中刚宿营不久，大雨又光临到我们头上。往常每到宿营的时候，杨云阶同志都要来给我看病，可是今天等了好久，仍不见他的影子。

总指挥部的通信员倒是接二连三地把头探进帐篷，看一眼又匆匆地走了。后来，担架连的同志告诉我一个使我十分不安的消息：杨医官找不到了。

天渐渐黑了，雨越下越大，风越刮越紧，我的心里也越来越感到不安。草地的艰苦生活和连日行军，已经够年长体弱的杨云阶同志受的了，再加上整天为我操劳……我想，他可能掉队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焦急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暴风雨仍没有停，也不见杨云阶同志回来。我越想越急，就打发小李去问问。小李刚出了帐篷，就碰见杨云阶同志披着斗篷，浑身带着雨水进来了。一见到他，我又惊又喜，急忙问：

“你怎么掉队了？我真替你着急。”

他笑嘻嘻地对我说：

“今天来晚了。老实告诉你吧，带的草药早没有了。这几天，我常去找草药，只是今天走得远了些，又赶上雨，所以来迟了。”说完，他就解下斗篷，又给我切脉、煎药。我看着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和疲乏的神色，心里不知说什么好。

到了包座，我的身上开始脱皮，病渐渐地好了。这时，我不忍心再坐担架，就要求领导还发牲口给我骑。从包座出发的那天，我刚跨上骡子，那匹不驯服的畜牲，后腿突然一跳，把我摔了下来。任弼时政委在一旁看到了，立即叫饲养员把他的花脚骡子牵给了我。这匹骡子很老实，又大又壮，骑上去很平稳。

走了半里多路，杨云阶同志骑着马从后边赶上来。他

看我稳稳地骑在牲口上，十分高兴，笑呵呵地对我说：

“五十服草药呀，整整五十服。”

是啊，救活我的不仅仅是五十服草药，而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温暖友爱。是敬爱的贺总、关政委和贺师长、杨医官及那些一直抬着我在草地里艰难行军的红军战士，用他们的心，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，使我再次获得生命，和他们一道踏上了抗日的征途。

本文节选自《星火燎原》丛书之（2）。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专辑》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